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近代歐洲政治思想小史

萬良炯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近代歐洲政治思想小史

萬良炯編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目錄

第一章	小引	一
第二章	近代政治的思想淵源	五
第三章	民主主義與改革主義的思想	一八
一	十八世紀的改革思想	一八
二	十八世紀後期大陸的思想家	二五
三	十八世紀後期英國的思想家	三〇
第四章	君主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思想	二五
一	十八世紀後期英國的保守派	三五
二	十八世紀後期德國的反動派	三九
三	十九世紀初期大陸的反動派	四五

第五章 個人主義派的思想……………五〇

一 十八世紀後期的個人主義派……………五〇

二 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派……………五二

第六章 社會主義派的思想……………六二

一 十九世紀初期……………六二

二 十九世紀中期……………六九

三 十九世紀後期迄現代……………七八

# 近代歐洲政治思想小史

## 第一章 小引

『政治思想史』，簡單說來，就是從古到今，各時代人們對於政治所發表的思想的歷史。從這一句話，可以看出（一）各時代人們對於政治所發表的思想，一定與各時代有關係；（二）政治思想，從古到今一定是逐步在進化的。因此，我們研究政治思想史，可以說：（一）是研究各時代政治思想的進化，（二）是研究政治思想與時代環境的交互影響。

凡是一種思想，決不是無因而成的。必先對於外物有所感，然後才構成思想。政治思想，自然也是如此。所以政治思想的產生，不是爲對人民所服從的政治勢力，加以解釋與辯護，就是爲希望完美的改革起見，而對他加以否認或批評。政治環境的美惡，政治制度的良否，關係人類生活很大，這

種情形，都是引起注意或研究政治者討論的問題。

政治思想的主要產生原因，固然是時代環境的刺激，但是還有一種情形，也是產出政治思想的重要原因。我們在讀政治思想史當中，往往看見許多思想家，從研究他人著作或政府文件而發明新的理論或原則的。這種從研究他人著作而產生的政治思想，也構成政治思想的大部分。我們要總括的講起來，這個原因和第一個原因，實在沒有什麼很大的分別。因為（一）由時代環境刺激而產生的政治思想，思想的來源，總少不了前人的學說，而發表思想者的根本觀念，多少須受某幾種前人學說的支配；（二）由研究他人著作而產生的思想，性質上必定是順應或反應時代環境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政治思想有三種特徵，就是：

- （一）無論那種政治思想，都有他的時代背景；
- （二）無論那種政治思想，都有他的進化歷程；
- （三）無論那種政治思想，都有他的重要來源。

這些乃是政治思想本身上的問題。現在進一步要問：我們爲什麼要研究政治思想史？這個問題

題，很爲重要，是我們急切要回答的。我們差不多都認識政治是人類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要使人類獲得善良的生活，最必須的是要有善良的政治。如何可以實現善良的政治，是古往今來許多研究政治者所集中的問題。亦是我們研究政治的動機。但是我們研究政治，最重要的目標，（一）是注意各學者的理論，（二）是注意各時代的歷史事實，（三）是注意各學者的理論與各時代歷史事實的關係。必須如此，才可得到一個合理的答案。政治思想史就是適應我們這種需要的。他不但羅列許多古今的政治理論，並且還說明政治理論與時代環境的相互關係。這樣看來，政治思想史對於我們研究政治上的貢獻，真是不小。

還有一層，就是：我們無論研究那種新的觀念，如果不去考察他與時代環境的關係，他與某種觀念的關係，他與具體事實的關係，是不能認識他的真諦的。所以我們一講到研究政治，便不能不注意政治理想的歷史。許多過去的觀念與思想，雖然陳舊，都是我們所不能忽略的。要知溫故而後知新，古代聖哲，早有明訓。我們研究政治思想史，不但可以增進許多知識，作我們政治研究上的參考，並且可以養成嚴案的研究精神與闊大的研究態度，不致趨於偏狹固執。這些就是研究政治者



近代歐洲政治思想小史

必須研究政治思想史的理由。

## 第二章 近代政治思想的淵源

世界上幾個文明的國家，差不都出過幾位有名的政治哲學家，然而對於世界上大部分人類政治生活影響最甚的要算歐洲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從十八世紀到現在這二百多年來的歐洲政治思想，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二百多年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幾種思潮，簡單的來敘述一番。

自文藝復興時代以來，政治環境與思想家的態度，已和中世紀黑暗時代的情形大不相同；而到十八世紀以後，政治社會的狀態，政治活動的趨勢，政治思想的性質與發達的程度，又和十八世紀以前大不相同。事實方面，政治組織，經濟組織，社會組織，都在這個時期積極的改變，他們的狀態，思想方面，因時代環境的影響，就更趨於進步發達。不但民治思想，在這個時期，放射出很大的光芒，並且因經濟與社會組織的改變，各種要求經濟平等，社會平等的思想，亦於此時如萬卉齊發，令人目眩神迷。諸凡十五十六世紀以來各種重要政治思想，如反對君政思想，民權思想，社會思想，到十

八世紀以後，都逐漸發揚增大，由很小的秧苗，成爲濃蔭蔽日的大幹了。

自政教衝突結束以後，帝王的權力戰勝了教皇的權力，中世紀以來教皇神權的觀念，就由帝王神權的觀念起而代之。帝王神權說，在古代荷馬（Homer）的詩中，已有明白的表示，到十五世紀以後，教權日漸衰退，王權日漸興盛，帝王神權說，就成爲十六十七兩世紀中的主要政治思潮。帝王神權說發達的效果，使君主的權力，大爲擴張。各國君主，不但依仗這個思潮來鞏固地位，並且還施行種種暴虐的政策。此種情形，尤以法國爲甚。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竟積極發表『朕卽國家』（L'Etat C'est Moi）的名言。而事實上君主的專制，已經達於極端。

天下事決不一定是壓迫者永遠爲壓迫者，被壓迫者永遠爲被壓迫者的。過分壓迫的結果，終須引起被壓迫者的反抗。十六世紀法國君主虐殺新教徒的事件，已經引起許多反抗君政的學說，到十八世紀後期，因王政腐敗的原因，大批改革哲學，遂以產生。思想的感動與事實的刺激，乃使法國政治，由君主變爲民主。各種改革哲學中，是使人民心性，趨於顛狂沉醉而觸發革命的動機，就是盧梭（Rousseau）的民約論（Theory of Social Contract）。

民約論固是近代民治思想的先聲，但推究如民約論一類的契約說的歷史，當溯及上古希臘的思想家。希臘哲人派 (Sophists) 學者，即以爲人類締結契約爲國家成立的原始，非強者壓迫弱者締結契約，卽弱者彼此締結契約，合成團體以圖自衛。伊必鳩魯派 (Epicureans) 認國家起源由於人類的自利主義，意謂人類生而孤獨，爲防禦外來危險，就結合成爲國家，所以國家是人類因保全私利以契約結合的。羅馬思想家 薛西廬 (Cecilio) 以爲人民的同意就是國家權力的基礎。羅馬時代一般政治思想，以爲國家固是法律的淵源，而最後的統治權，乃屬於整個政治團體的人民。國王、共和政治的長官等，都是由人民將政權託付與他們，而對人民負責的；帝王的意志有法律的效力，是因爲人民已經付與全權。人民都是有政治權利的，並且人民全體，爲國家最後主權所屬。中世紀時條頓民族的政治思想與制度，亦頗富契約的觀念。封建制度之下，貴族與奴役間，亦有契約以定彼此的關係。十六世紀時，帝王神權說勢力伸張，君主虐民的事實迭出，引起許多反抗君主的言論，其中法國一本著名小冊子反抗暴君權利論 (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 裏邊對於統治者虐民合法與否一問題的回答，就是從國家起源上來解釋，以爲人類在自然世界中來是很自由

的政治制度，是人類自動的建設的；君主暴虐，是違反與人民締結的維持公道的契約，可由人民議決處置。此外這時的反對君政論者布卡南（Buchanan）愛爾蘇斯（Althusius）的思想，亦都以契約原理為根據。十七世紀國際法始祖格老秀士（Grotius）亦說人類對於社會生活的自然衝動，與因自利而設定的契約都是政治的起源。到英國霍布士（Hobbes）與洛克（Locke）出來，契約理論，大為昌明，與盧梭同成為契約論的三傑。

在十八世紀後期，討論政治社會改革問題的學者輩出，法國方面固然不用說，即其他各國學者亦多有特殊思想的表現。但自從法國革命以後，英國及大陸的反動思潮，亦頗激烈。這些反動思潮的所以發生，不外下列幾種原因：（一）法國革命所造成的恐怖狀態，使人們發生戒懼之心；（二）拿破崙的窮兵黷武，激起其他各國的民族精神與愛國思想，幾個強國的君主，利用這種民族精神把拿破崙打倒以後，在處理善後的時間，關於過去事實的解釋與維持新局面應採用的原則等問題，引起許多熱烈的討論，這時却給與保守派及反動派一個發表意見的好機會；（三）一部分信仰宗教的人因為革命學說反對宗教，表示不滿，一面主張恢復君主政體，一面又主張教會獨立，與政

治脫離關係。政治家如伯克 (Burke) 天主教徒如梅斯德 (Joseph de Maistre) 可算是保守派與反動派中最著名者。而德國方面唯心論派學說，大部分可說是含有反動的意味。

這些反動思想中以唯心論派對於後來政治學說的影響最大；唯心論派的國家人格觀念，使後來國家社會主義者理論上添一重有力的根據。唯心論派的理論，一方面可說是對於洛克等的理智主義的反動，一方面乃是受盧梭主權論的影響。但是，這一派學說，固然是近代的產物，而他們所主張的絕對主義的國家論，亦和其他哲學一樣有悠久的歷史，在希臘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可以尋繹出來。從希臘的思想裏邊，可以找出兩個不同的淵源：其一是希臘的國家觀念。希臘人多把國家當作一個自給的實體；如同亞里士多德說國家的本性是自給的。柏拉圖說國家與國家間的關係是一種對敵的關係。十六世紀以後格老秀士亦主張『國家不受任何制限』的理論。霍布士也承認『國家的本性爲對敵的觀念』。其二是希臘的人類本性觀。亞里士多德認人類是政治的動物；人類既是政治的動物，人類便是社會的，他當然不能離開社會獨營生活，只能在社會內，可以發展他的本性，實現他所有的一切；只有履行社會義務，方能完全發展自己。社會是維持正

義的保護個人安全的，人類便應該把他的身體、財產及一切，供獻於社會，以作所受社會利益的酬報。就希臘的政治思想來看，希臘人一面對於自由極爲注重，而同時亦是認個人的存在，應履行社會所分派的義務的。這種論調，到十八世紀後期，就爲唯心論派學者所採用了。

十八世紀後期，政治思想上還有一種變遷，就是經濟思想侵入於政治思想的領域。以前的政治學者，大概都把經濟看得不十分重要，而十八世紀以後，政治思想家中，就有好多認經濟的條件，與社會福利有密切關係，而從經濟的立場上，來討論政治方略，政治組織。從最早的政治思想來看，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說，未始不由於希臘貧富不均現象的刺激，但柏亞兩人，却不注重從經濟方面去求解答，而注重於從論理方面去求解答。柏氏的財產家族公有思想，亞氏的防止革命方法，主要目的都只在防止政府和官吏的自私自利而已。自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這二百餘年間，因經濟狀態的改變，國家積極干涉個人經濟活動的政策，的實行，就使重農學派與正統經濟學派的學者，大唱其個人主義的理論。

個人主義的中心觀念，就是限制國家的權力與擴張個人的自由。我們驟然一看，彷彿個人主

義的學說，是古代斯多噶派（Stoic）思想的回憶。但從理論的背景與性質上看，彼此實有不同。斯多噶派所感受的，是一種希臘被馬其頓征服復後的亡國的刺激，個人主義者所感受的是國家干涉個人經濟活動的刺激；斯多噶派因相信個人處沒有國家時代，也能生存，因此認個人的福利，在個人自圖，不必一定依靠國家，個人主義者是相信個人對於自己利益最爲了解，個人自謀比國家干涉有效，因此反對國家干涉。雖然，斯多噶派的個人主義，要從思想進化的觀點上看，亦可說是個人主義的淵源。

個人主義雖唱導於十八世紀後期，而到十九世紀乃大爲發展，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以英國樂利主義派（utilitarians）提倡最力。但是樂利主義者除主張個人主義外，復認人類的活動，爲求快樂的欲望所驅使，而一切社會的目的，在建設最大多數的最大快樂（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這種理論，最初亦發見於希臘思想，希臘學者德模克里德（Democritus）及色林來派（Cynaeic school）學者，都認幸福爲人生目的，而伊必鳩魯派以個人利益爲估量是非善惡的標準，簡直和英國樂利主義者邊沁（Bentham）的理論，沒有什麼兩樣。十七世



紀學者昆勃蘭 (Richard Cumberland) 及十八世紀初期學者胡哲生 (Francis Hutcheson) 都發揮樂利主義性質的理論，而胡氏且首先應用『最大多數最大幸福』的方式。十八世紀後期法國學者愛爾佛修 (Helvetius) 何爾巴哈 (Holbach) 亦都主張樂利主義，邊沁的學說，很受他二人的影響。十九世紀的英國，因拿破崙戰事後及實業革命後種種不良社會狀況的發生，和法國革命的刺激，形成社會不安，這種情態，乃使樂利主義大為得勢。樂利主義者是以個人利益與快樂為前提，所以主張個人主義。

和個人主義差不多時候發生的一種經濟事實就是實業革命。文藝復興以來學術思想的發達，重商主義時代國家鼓勵生產的政策，都是實業革命的原動力。因學術思想發達，引起人們對於自然科學的研究，因國家獎勵生產，引起人們對於工作效能的注意。這兩種原動力的驅使，乃使十八世紀後期，有許多物質上的發明，新的生產工具，於是大增。到十九世紀，這種新的生產工具生產的工廠工業，就代替了從前大部分手工業。這種實業革命，遂使手工業者自由勞動者日漸減少而變成服務工廠的工人。加以此時，個人主義學說盛行，自由競爭的結果，益使大工業發展，小工業衰